

赴港出席「年度卓越華語作家」活動 王安憶暢談「小說的路」

日前，著名作家王安憶應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之邀，赴港參加「華語作家創作坊」所舉行的「年度卓越華語作家」活動，並以「小說的路」為題舉行公開講座。在講座上，王安憶暢談自己的文學歷程與寫作方法，真摯幽默的發言贏得了現場讀者的熱烈反應。

◆文：草草

圖：「華語作家創作坊」提供

寫作是從哪裏開始的呢？王安憶說，剛開始時大概不會有特別理性的規劃，要去表達什麼樣的哲學看法，或是描寫怎麼樣的人生畫卷。最初的起點，往往非常單純——對文字的愛好。「中國的文字是非常奇妙的，它不嚴謹，甚至很曖昧，特別適合文學，因為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模糊地劃分邊界的東西。中文是很有智慧的文字。」

寫作的起點定是來自於對文字、對故事、對敘述的喜愛。喜歡聽故事，然後慢慢學着去講故事。她回憶自己中學時碰上「文革」，下鄉勞動，成為「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少年的年紀去到農村，離開自己的家鄉，心情非常苦悶，母親便建議她寫日記記錄生活和心情。

母親並沒有激勵她成為作家的苦心，只是覺得寫作可以讓她快樂。多年後她再回看，才有了不一樣的感觸，「大概一是因為我喜歡閱讀故事，另外還因為有一個奇怪的關係，就是你經歷的生活到了你筆下會變成另一種生活。」這是寫作的魔力所在。「所以，我們有時會說，你是很難在小說中找到生活的真相的。」

一旦有了文字，作家變成強者

王安憶說，作家和生活之間有着非常奇特的關係，「當我最早開始寫作，我已經覺得我和周圍普遍性的東西有些格格不入，這大概是每一個寫作的人會遇到的處境，就是你和生活間是很緊張的關係。」

而作家還有一個毛病，就是行動能力都不高。她分享曾聽過莫言講述鄉間生活，知識分子和旅遊者總覺得麥子很漂亮，稻浪滾滾是浪漫的景觀，「但莫言就說，收麥的季節是很殘酷的季節。因為要搶收，那個勞動的強度是人體很難承受的。所以從這裏看出，莫言作為農人大概是不大合格的。」王安憶笑，「而且我發現我們作家都不大能勞動的，買平凹勞動也很差。好像作家是一種在現實生活中能力很差的人。」

「可一旦他們有了文字，去敘述自己的生活時，他們就變成一個強者。」

那寫作會否源自對周遭世界的懷疑呢？「懷疑是一個很高級的哲學處境，可能要等我們慢慢成熟寫了很多很多，失敗了很多很多，才會清醒我們是從哪裏來的。這是一個後來才能體



◆王安憶



認的事情。」作家對世界也許抱持懷疑，但具體懷疑的是什麼，卻很難言說。「唯一肯定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人世不是大家所看到的。大家看到的都不能滿足我，寫小說的人恐怕都有這種困惑：為什麼大家都這麼看？可是大家看到的景觀都不是我所看到的。」在王安憶看來，這大概是寫作者的困境，卻也是一種特權，「就是我們可以去去做一個和大家不同的人，可以在寫作中實現這麼一個聽起來很孤傲，其實又是很可憐的、不太可能的這麼一個身份。」

寫作的苦與樂

多年來，王安憶保持着規律的、高質量的創作與出版，創作於她而言，苦樂何在？

「創作還是比較艱苦的，樂趣很大部分來自於克服困難。」

王安憶說，寫作特別順利時，往往是最不好的時候。「過於順利，說明沒有碰到難關，沒有碰到你要寫的事物的本質上的東西。」而當寫作讓她苦惱，覺得要吭哧吭哧往前走的時候，在在才是光明即將出現的時候。「當你寫作時，要走別人沒走過的路，那就如同從堅硬的實體中開鑿一個洞出來，克服困難就是很大的樂趣。」

這麼描述寫作好像過於平板，在王安憶看來，寫作的艱苦不像所表達的這麼輕鬆，但也沒有那麼神秘，而是很瑣碎的，「每天你坐在書桌前面，要把你的人物往前推一點，把他的命運往前推一點，碰到的問題是非常具體的。」

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是孤獨的，所有的細節都要靠自己獨坐搜腸刮肚來解決，沒有人可以幫忙。能幫上忙的只有寫作者過往的生活，以及見過的人和事。「但我恰恰是一個現實生活非常不豐滿、很匱乏的人，所以對我來說寫作最麻煩的是材料的問題。」

她提起莫言和閻連科，認為他們都在農村長大，從小在一個社會性的環境中，所接觸的人、鄉村的歷史、鄉村的民間文化都給他們很多養料。「而我很缺乏材料，尤其當你很早開始寫作就會苦於沒有材料。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職業作家其實是蠻危險的。」她說，「有時我聽閻連科他們在那聊天，還有東北的選子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太奇特了，我要是能到他們生活的一個角，我可能又能寫出很多東西來了。」

作家的勞動很乏味

村上春樹樹表長跑，王文興喜歡在半夜寫作，王安憶是否也有自己獨特的寫作習慣？「小說是很實在的勞動，和寫詩不一樣，詩很輕盈，可能需要你一下的靈感的激發，小說靈感則談不大上，它是一磚一瓦建起來的，所以寫小說的作者最需要有一定的健康。」她笑道，作者要把最好的狀態留給寫作，就需要節約體力，最重要是規律的生活。「比如史蒂芬·金、村上春樹，他們的生活都很有規律的。」

在她看來，寫作者的生活外人看來其實是很乏味的，「關於作家的外部生活的電影，你很難找到的。寫托爾斯泰的《最後一站》，其實不是寫他，而是他的家庭問題。我還看過一個寫海明威的編輯的《天才捕手》，也不是寫作家本身。作家的勞動看上去很乏味很無聊，就坐在那裏寫。你看記者、攝影家來給我們拍照，他們也很難的，拍什麼呢？就坐着寫，太乏味了。如果是拍一個舞者，那真的是千姿百態，非常漂亮，運動員也很漂亮。他們是有許多外部的形態和活動的。作者真的乏味得要命，而且大部分作者還長得不好看。」她大笑起來。



◆王安憶(右)與唐睿對談。

書介

皮拉奈奇

作者：蘇珊娜·克拉克
譯者：穆卓芸
出版：時報



暢銷奇幻小說經典《英倫魔法師》作者蘇珊娜·克拉克最新傑作。小說主人公皮拉奈奇住在屋子裏，也許他一直都在那裏，他每天將種種在屋子裏觀察到的奇觀詳細記錄在筆記本，一座由無數大廳組成的迷宮，數以千計奇形怪狀的雕像。直到某天地板上出現用粉筆寫下的留言，屋子裏似乎來了陌生人，是誰？有什麼目的？他們是朋友嗎？還是如另一個人所說，陌生人只會帶來災難？此時，皮拉奈奇發現自己的日記與記憶出入的地方……憑藉《英倫魔法師》囊括世界四項奇幻大獎的英國作家蘇珊娜·克拉克，睽違十四年全新力作，刻畫一個人獨居在迷宮般的屋子裏的神秘故事。

人文主義的追尋

作者：莎拉·貝克威爾
譯者：陳行秀
出版：周周出版



世界愈是混亂無望，我們愈是不能放棄自由思考的能力。繼《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後，暢銷作者莎拉·貝克威爾再次展演哲人們用生命獻唱的饗宴。從幾世紀前的人文復興、宗教改革到近代的多元主義、意識流文學、民權解放、公民不服從、種族與性別平權、LGBTQ+……當今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是七百多年來，作家、教育家、思想家們，在黑暗與困頓中，透過探索與提問，一步步建立成形，而這一切思想發展的漫長旅途，將透過莎拉·貝克威爾優美、幽默而博學的講述，完整呈現。

流轉的博物館

作者：艾德蒙·德瓦爾
譯者：陳文怡
出版：木馬文化



在《流轉的博物館》中，德瓦爾藉由藝術收藏講述另一則家族史。德瓦爾的母系先祖伊弗魯西家族是以經營銀行業致富的猶太家族，在19世紀從奧德薩、維也納一路遷徙到巴黎落地生根，搬進了蒙梭街。而坐落在蒙梭街63號、蒙梭公園旁的美麗房屋，正是另一位猶太富豪莫伊塞·德·卡蒙多伯爵的宅邸，也就是後來的尼西姆·德·卡蒙多博物館。自1936年至今，這棟房子始終維持原貌。作者探索博物館裏的每個房間，詳查檔案資料，重建卡蒙多伯爵的生活方式、藝術品收藏過程，與環境布置的巧思。藉由早已不在人世的卡蒙多伯爵通信，作者將博物館收藏品的流轉，對應現世人事物的聚合與離散，一點一滴講述雙方家族的故事，以及時代的悲劇。

攜新書《50問 稻盛和夫》見讀者 作家棗兒盼望再傳播「稻盛哲學」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作家棗兒攜新書《50問 稻盛和夫》出席了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的《旅居西藏，開啟「行走」與「智慧」的文學創作之旅分享會》，與讀者分享她的創作歷程，也藉由自己在西藏的生活，談到自己對稻盛和夫的理念從了解，到詮釋，到踐行的心路歷程。

棗兒本名高榮娜，曾就職於央視網、香港《亞洲週刊》《楊瀾訪談錄》《中國改革報》廣東記者站、內蒙古電視台等媒體平台，從事新聞記者和節目編導。2020年起，她成為對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哲學著作進行解讀的出版社簽約撰稿人。現旅居西藏拉薩市。

《50問 稻盛和夫》在棗兒心中默默醞釀多時，從2020年因為撰稿需要接觸到稻盛和夫的理念觀點，到後來自身受到其學說的影響，從而再次整理思想、調換書寫角度，這才完成了後來的《50問 稻盛和夫》一書。2020年，也正是棗兒事業發生轉型的年份，之前一直工作於媒體環境的棗兒，是一名優秀的新聞記者，也做過內地著名訪談節目的節目編導，但這兩份工作都沒有讓她找到真正的內心的成就感，心中總有空洞感。於是在2020年，在疫情發生的這一年，失業的棗兒乾脆破釜沉舟，給自己的人生和事業來了一次大轉向，她開始做起了一名自由撰稿人。或許是緣分的緣故，也或許是多年積累的文字功底，又或許是多年媒體的工作經歷，她在轉

型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是撰寫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的哲學。不僅如此，在北京簽約了出版社之後，為了安心撰寫文字，棗兒更是毫不猶豫地離開了自己拚搏近十年的一線城市，去到了西藏拉薩，繼續尋找她內心的詩和遠方，自此開始了她在高原的旅居生活。高原有雪山、犛牛、草原，還有純樸的藏族百姓，在那裏，棗兒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創作旅程，關於這本《50問 稻盛和夫》的全部書稿內容正是她在去到聖城拉薩第二年的時間裏撰寫完成。

為何會撰寫這樣一本書？棗兒直言「被感動、受影響。」在撰寫稻盛和夫作品的過程中，她經常會被企業家稻盛和夫的創業經歷所打動，她佩服這樣一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稻盛和夫對待工作的態度是執着的，是積極的，在他的引領下，他的企業是有溫度的企業，領導人的領導哲學更是時刻為員工着想，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稻盛和夫都能做到以「利他」為核心。這樣能量巨大的一名企業家，對人生還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把「思維方式」列為影響人生和工作最重要的因素，勸戒人們積極、向上、向善的去想，去思考。正是因為稻盛和夫的這些故事和哲學，讓之前在前在職場拚搏多年的棗兒的心境一下子變得美好起來，她更生出了像稻盛和夫當年「零薪酬」拯救日本航空的想法，於是她最終決定「零薪酬」出版此書。在《50問 稻盛和夫》新書裏，棗兒



◆作家棗兒日前於香港嶺南大學出席新書分享會。

選取了時下大家最關心的關於稻盛和夫的50個哲學主題，並分別按人生篇和事業篇去展開布局，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它可以引起讀到它的人有所思考，從作者書中的標題可見一二。例如像人生篇裏的各個篇章：「人生還有方程式？」「今天你謝謝了嗎？」「最會省錢的人原來是稻盛和夫？」；事業篇裏有篇章像：「你可以自我燃燒嗎？」「你向神靈祈求了嗎？」「什麼人能成為稻盛和夫的秘書？」書中內容布局清晰明瞭，有自己的獨到觀點。在書中，有些稻盛和夫的哲學內容與作者自己之前的媒體工作經歷互相穿插，作者實際上作為了稻盛哲學的第一親身驗證人。

藉由此書的出版，棗兒希望能將適合每個人的「稻盛哲學」再次做傳播。讓「稻盛哲學」曾經帶給自己的那份美好也一道傳播出去，願更多的人能夠從中有所收穫，並最終收穫美好。

簡訊 紀念畢加索逝世50周年 傳奇《Zervos》系列亮相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巴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逝世50周年，世界各地將會舉辦數十個相關展覽和主題活動。著名插畫出版商Thames & Hudson則計劃將其傳奇作品圖錄《Zervos》系列引入亞洲。

由Cahiers d'Art出版的《Zervos》是畢加索的傳奇作品圖錄，全套共33冊，輯錄超過16,000幅畫作和素描，堪稱畢加索有史以來最全面的作品集。這套傳奇圖錄是Christian Zervos的畢生心血結晶。他當年與畢加索親身合作，輯錄其於逝世前四十年藝術生涯所繪製的畫作、素描和草稿。作品圖錄的最後一冊於1978年正式出版，當時二人皆已逝世。

聞名遐邇的巴黎出版商Cahiers d'Art於1932年至1978年間將圖錄分為33冊於法國出版，而首套33冊法文全集則於1991年面世，英文版則於2014年才首次出版。

畢加索傳記作家Sir John Richardson表示，「對於任何涉足藝術界的人士而言，無論是經銷商、歷史學家或收藏家，這套作品圖錄都大派用場。Zervos盡心盡力為畢加索效勞，為此畢加索也非常感激他。」Larry Gagosian位於紐約的畫廊曾先後四次舉辦關於畢加索的展覽，他表示，「這是畢加索的必備作品圖錄，當中編纂的作品，其數量之多和準確性實在非同凡響。畢加索有時每日會畫四五幅畫，而這全都被一一記錄下來。



◆《Zervos》系列傳奇圖錄
攝影：Gaëtane Girard
圖片版權：Courtesy Editions Cahiers d' Art, Paris 2023. © 2012, Succession Picasso, Paris.

因此，從中你會了解到他在特定一天、一周或一段時間內的工作方式，以及其畫風的演變過程。」

書中所有圖像均忠於原版以黑白打印。研究畢加索的學者、古根漢美術館20世紀藝術策展人Carmen Giménez指出，「畢加索和Zervos大可采用彩色印刷，惟畢加索鍾情黑白，他認為顏色總是不真實的。」

據悉，現時法文版和英文版的《Zervos》系列均已登錄香港Thames & Hudson Asia網站(thamesandhudson.asia)，定價225,000港元。作品集亦可透過香港中圖發展有限公司派送至中國內地地址。這一定價實令人咋舌，對此，著名藝術收藏家、Cahiers d'Art出版人Staffan Ahrenberg則指出，原版作品圖錄已成為收藏品，在拍賣會中一般以60,000美元左右成交，而簇新原裝的售價更高達200,000美元。畫冊不僅具有研究與觀賞價值，更具收藏價值。